

经贸剪影

渤海国外事活动——

唐代渤海国与日本的友好往来

中日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两国就有了交往。到了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盛唐文化高度发达。日本经过七世纪中叶的“文化革新”,国力也逐渐强盛。日本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对盛唐文化充满了渴望和追求,“举凡学术、技术、文化、音乐以及佛教和佛教庙宇的建筑、雕刻、绘画以及有关服饰、器皿、生活方式等都在学习唐朝。唐朝,是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在与日本的友好交往中,除了中原以外,居住在祖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靺鞨人(满族的前世)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国,也担负着频繁的外交使命,为传播盛唐文化,增进友谊,做出了贡献。唐代渤海王国(698年—926年)在建国初期,就受到唐王朝的册封,属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积极向唐朝学习,“大抵究象中国”,因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史称“海东盛国”。渤海国与日本一水之隔,在相互来往之前,双方处于隔绝状态。渤海国建国不久,第二代王大武艺决心“通使聘邻,始于今日”。公元727年(渤海国武王仁安八年),首次派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24人,携带国书和300张貂皮,远涉重洋,到达日本。翌年秋,日本圣武天皇派大使,携带国书和彩帛、绫、丝、棉等礼品,陪同渤海国大使回访。日本天皇表示,“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从此,开创了渤海国与日本友好往来的先河。在其后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渤海国使团恪守“永敦邻好”的信念,出访日本共34次,日本派使者回访了13次。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陆路、海路,被称为“日本道”。“日本道”上,舟车织路,盛况空前,极大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龙原,日本道也。东南濒海。”指出了“日本道”与龙原的关系及出海的方位。资料证明,吉林省琿春市的八连城是渤海国东京龙原府。琿春市东南近百里,便是日本海的一个海湾。渤海国使者从国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出发,沿马连河南下,穿过峰峦起伏的哈尔巴岭,傍嘎呀河到图们,图们江切开南岗山,从西向东流入琿春。东京龙原府就坐落在琿春河冲积的平原上。从龙原府向南30华里,到达长岭子出口,此处为龙原通往东南方向的日本海关隘。越过长岭子,南面为近海平陆,循海岸东行,来到该海湾的唯一良港口(摩阔崴)。此港为“日本道”陆路的终点。毛口崴,是琿春所辖的一个海湾。据《琿春乡土志》记载:“佛多石岭距县城六十里,由岭南下折向东北五十里至岩杆河,由岩杆河南行六十里至毛口崴。”毛口崴为吉林入海的门户。该口岸界于清津、海参崴之间,具有天然良港之优势(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毛口崴连同乌苏里江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沙俄霸占)。渤海国使者从毛口崴弃车登舟,向东南横渡日本海。通行期间,因对海上的季风、海流缺乏认识,使者们不能准确到达距离日本都城平城京较近的海洋,经常向北漂流到出羽一带(今日本东北州北部山形、秋田县)。秋冬两季,大陆吹来的北风和西北风,紧傍锡霍特山脉的日本海,有一股自北而南的寒海流,上述海湾一带海域于12月份结冰,渤海国使者利用季风和海流,扬帆赴日。到了夏季,海上吹起了南风 and 东风,渤海国使者就驾船北归。这样,渤海国使者比较平安、顺利地于日本的能登、加贺、越前(今日本石川、新潟、福岛县)等地靠岸。渤海国赴日34次,只有一次从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北道新昌)的吐浦出发,经过朝鲜海峡的对马岛,到达日本。登陆后,经过近江山城(今日本滋贺县、京都府东南)到达都城平城京(今奈良)。“日本道”的陆路部分,从上京龙泉府到毛口崴港,约230公里。从毛口崴至能登、加贺约900公里,全程约1130公里。日本海是远东季节台风最盛行的海域,这里一年往往要刮过25次台风,每次都带来很长时间的大暴雨。为打开这条海上通道,渤海国和日本的使者们付出了许多努力,甚至是生命。公元727年,渤海国首次出访日本,以高仁义为首的24人,遇风暴,船舶漂流到北海道。当时,日本皇帝还不能控制居住在北海道一带的土著民族“虾夷人”,以至“著虾夷境,仁义等十六人被杀害。”公元739年,渤海国第二次出访,“及渡阔,渤海一船被浪打覆,大使胥要德等40人淹死。”公元776年,渤海国第九次出访,全员167人,“忽遭恶风,舵折帆落,漂没者多,计其生存,仅剩46人。”公元815年,渤海国第17次赴日大使王孝廉,于返回途中感疾,六日,卒于日本,以身殉职。公元795年以后,从渤海国第13次赴日起,使者们掌握了季风规律,冬去夏还,海难显著减少。渤海国和日本两国隔水相望,两国人民在惊涛骇浪中建立的友谊,加速了两国经济迅速发展。(摘自《琿春满族》)

依尔唐阿之子乌勒兴额被充军。共有五子,分别为吴连升、吴连庆、吴连明、吴连诚、吴连祥。如今,吴氏子孙仍居住在琿春,凡琿春境内之满族吴姓,均为吴氏之后裔。琿春境内郎姓家族有三个,即钮呼特氏(大郎镶黄旗)、钮呼勒氏(大郎正黄旗)、钮祐禄氏(小郎镶白旗,亦有部分改为正蓝旗者)。但无论如何三氏汉译均为“狼”。即山上的“野狼”之意。这与满族人的图腾信仰有关,亦与“萨满教”神有关。套汉《百家姓》中“郎”字。清代,凡郎姓均称“钮祐禄氏”。因琿春有三个不同郎姓家族,亦细分之。琿春三个郎姓家族在古代都是一个部族。他们的远祖是古肃慎人,唐代渤海国时为黑水靺鞨部。辽灭渤海后,将部分“乌惹”人迁至“宾州”,建立了“乌惹军”。乌惹大酋长乌玄明等人被迁往鸭绿江流域,乌玄明在鸭绿江畔今白山市建立了“定安国”与契丹人抗争。留在原地的乌惹人,在另一大酋长乌昭庆率领下,在松花江右岸今黑龙江省通河县建立了“乌舍城”,国号为“乌舍国”,与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以后乌玄明又将“定安国”传位给乌昭庆,乌昭庆仍以乌舍国为国号,以乌舍城为中心。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年),契丹人征服了乌舍国,即以上所说,将他们迁往“宾州”。乌惹人的另一大酋长骨须,拒不服契丹人,率众逃往朝鲜半岛

依尔唐阿之子乌勒兴额被充军。共有五子,分别为吴连升、吴连庆、吴连明、吴连诚、吴连祥。如今,吴氏子孙仍居住在琿春,凡琿春境内之满族吴姓,均为吴氏之后裔。琿春境内郎姓家族有三个,即钮呼特氏(大郎镶黄旗)、钮呼勒氏(大郎正黄旗)、钮祐禄氏(小郎镶白旗,亦有部分改为正蓝旗者)。但无论如何三氏汉译均为“狼”。即山上的“野狼”之意。这与满族人的图腾信仰有关,亦与“萨满教”神有关。套汉《百家姓》中“郎”字。清代,凡郎姓均称“钮祐禄氏”。因琿春有三个不同郎姓家族,亦细分之。琿春三个郎姓家族在古代都是一个部族。他们的远祖是古肃慎人,唐代渤海国时为黑水靺鞨部。辽灭渤海后,将部分“乌惹”人迁至“宾州”,建立了“乌惹军”。乌惹大酋长乌玄明等人被迁往鸭绿江流域,乌玄明在鸭绿江畔今白山市建立了“定安国”与契丹人抗争。留在原地的乌惹人,在另一大酋长乌昭庆率领下,在松花江右岸今黑龙江省通河县建立了“乌舍城”,国号为“乌舍国”,与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以后乌玄明又将“定安国”传位给乌昭庆,乌昭庆仍以乌舍国为国号,以乌舍城为中心。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年),契丹人征服了乌舍国,即以上所说,将他们迁往“宾州”。乌惹人的另一大酋长骨须,拒不服契丹人,率众逃往朝鲜半岛

民族渊源

琿春满族几大姓氏的由来(下)

金代,称这些逃往东南沿海的乌惹人为“兀底改”,元代称他们为“合兰府水达达”“水兀狄哈”明代称他们为“骨骨兀狄哈”。“兀底改”和“兀狄哈”汉译为“野人”之意。“水兀狄哈”即水野人之意。其野人之意是指他们不会女真文字,亦不会汉字,更不会朝鲜字。另外还指他们不会耕种,仍以渔猎为生活,与野人相似。清代称他们为“枯儿凯”“摩儿喀”“库雅喇”。崇德五年(1640年),清政府在库雅喇中部设立了3个“嘎山达”(汉译为乡、屯),管理库雅喇人捕獭朝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将这3个“嘎山达”及150名兵丁全部移居琿春,升三“嘎山达”为三“佐领”,设立了“琿春库雅喇地方协领”。“嘎山达”巴克喜纳(大郎)被授为“镶黄旗世管佐领”,“嘎山达”达巴库(大郎)被授为“正黄旗世管佐领”,“嘎山达”芥柱(婚)被授为“正白旗世管佐领”。“钮祐禄氏”穆高(小郎)以兵丁迁往琿春。因人少,只兵丁一户迁来,被称小郎。当年一同迁来的库雅喇人,还有铁姓、穆姓、何姓、宋姓和奚姓,共9个氏族。如今,当年从库雅喇移来的9氏后裔,其大部仍居住在琿春,亦有在延边州内、省内外及北京者。(摘自《档案吉林》)

地产优品



孟岭村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及富硒土壤孕育了寒桃独特的回感和风味。孟岭寒桃,果肉乳白色近核红肉离核,果肉厚脆,酸甜可口,汁多味美。(摘自《醉美琿春》)

游在琿春



↑龙山湖位于琿春市敬信镇,由六道泡、七道泡、八道泡、九道泡组成,湖内水面宽阔,景色秀美,是回归自然、享受绿色生态、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刘佰玲 摄

本期人物

清初著名大将杨古利(下)

乌拉部领兵统帅博克多坐在中军大帐,听报建州部护送裴优城民的兵马已到,去攻击的兵被杀退,他立即走出大营朝对面山上望去,只见西山上建州部人马来过密集无处躲闪,有不少兵丁被石头砸倒,山上继续扔石头,敌兵多数人被砸伤,但还继续前进。敌兵离建州兵不到百步了,连面目都看清了,一个个呐喊着奋力往山上冲。杨古利首先开弓射箭,箭无虚发,弓箭手们一齐开弓放箭,跑在前面的敌兵纷纷中箭倒地,敌兵仍不退,踏着自已人的尸体继续蜂拥着往上冲。杨古利手中的20支箭全射完了,敌兵眼看冲到近前,他只有一个想法,挡住敌兵,不让他们冲上山去。杨古利大刀一挥,他也似地冲入敌群之中,敌兵见他勇猛,就几个人围上来与他厮杀。杨古利虽然武艺高强,怎奈几个人围着他们厮杀,杀死一批,又拥上一伙,眼看敌兵包围上来了,又脱身不得,就只能拼死血战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队建州部骑兵在一大将带领下由北边冲过来,拦腰将敌人冲断,来将乃建州部大将费英东。乌拉部大将胡里布一见建州部援军到了,自己人马伤亡太重,忙下令撤兵,杨古利、扈尔汉的兵士见援兵赶到,更增加了勇气。乌拉兵一见建州部援军到来,军心大乱,撒腿便往山下跑。见乌拉兵撤回山下,费英东下

大刀威严地立于阵前,命令一部分兵士准备用石头砸,另一部分用弓箭射,不让他们登山。眼看敌兵冲上来了,杨古利喊了一声“用石头砸!”大石头骨碌碌滚下山去,敌兵过于密集无处躲闪,有不少兵丁被石头砸倒,山上继续扔石头,敌兵多数人被砸伤,但还继续前进。敌兵离建州兵不到百步了,连面目都看清了,一个个呐喊着奋力往山上冲。杨古利首先开弓射箭,箭无虚发,弓箭手们一齐开弓放箭,跑在前面的敌兵纷纷中箭倒地,敌兵仍不退,踏着自已人的尸体继续蜂拥着往上冲。杨古利手中的20支箭全射完了,敌兵眼看冲到近前,他只有一个想法,挡住敌兵,不让他们冲上山去。杨古利大刀一挥,他也似地冲入敌群之中,敌兵见他勇猛,就几个人围上来与他厮杀。杨古利虽然武艺高强,怎奈几个人围着他们厮杀,杀死一批,又拥上一伙,眼看敌兵包围上来了,又脱身不得,就只能拼死血战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队建州部骑兵在一大将带领下由北边冲过来,拦腰将敌人冲断,来将乃建州部大将费英东。乌拉部大将胡里布一见建州部援军到了,自己人马伤亡太重,忙下令撤兵,杨古利、扈尔汉的兵士见援兵赶到,更增加了勇气。乌拉兵一见建州部援军到来,军心大乱,撒腿便往山下跑。见乌拉兵撤回山下,费英东下

楼兰已破人未还 百名烈士血染琿春河

红色档案

1931年春,中共仁河洞区委大麻子沟党支部成立,当时只有支部书记金俊焕、组织委员金昌旭、宣传委员金阳锡三名党员。党支部成立后,迅速开展建党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在新丰、小麻子沟、大麻子沟、新安坪(现新华北)村,柞木台子一带都有了一批共产党员,党支部还在新丰(现双新)设立一所私立抗日学校作为宣传抗日活动的据点。1931年秋和1932年春,大麻子沟支部按县委、区委部署,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秋收、春荒”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党领导下的群众到大麻子沟地主李杰的家中,夺取粮食和牛马牲畜等财物,一部分用来支援抗日根据地,一部分救济当地的贫苦农民。党员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党支部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好了。因此,日本侵略者发现了端倪,专门派特务盯着这一地区百姓的一举一动。仁河洞区属于距离县城较远的地区,是大荒沟根据地出入县城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成为收集敌人信息、负责对外联系的信息中转站。因此,仁河洞区委大麻子沟党支部在琿春县城设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点,负责采购物资、收集敌人的消息和接收传达上级的命令。1933年2月的一天晚上,党支部在大麻子沟召开支部大会,被特务察觉,立即向琿春日本领事分馆密告。翌日凌晨,一伙日伪军警由特务引路,乘汽车先后到小麻子沟、大麻子沟、新安坪逮捕了地下党

员和抗日干部金阳锡等8人。到柞木台子时,天已放亮,敌人封锁了党员朴正根家。正欲外出的朴正根、朴洪根、柳明龙3人,听到屋外有动静,从门缝向外望去,发现是日伪军警,此时的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反抗,就只能被敌人抓住。于是,他们奋力冲出,欲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但手无寸铁的他们怎是荷枪实弹日伪军警的对手,刚冲出院里,敌人的机枪就向他们开了火,朴洪根中弹牺牲,柳明龙身负重伤。最终,柳明龙和朴正根被捕。设在琿春县城的联络点负责人蔡承官,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出门躲避,由于走得匆忙,一部分党内文件没有销毁。途中他突然想起家里还留有几份文件,本已出城的他立即返回家中。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他深知,这一回来怕是就再也走不了了,但他义无反顾,将文件一张张投入火炉。刚刚处理好文件,炉内的火苗还没有熄灭,追捕他的敌人就冲进了房。在房间里一通乱翻,一无所获的敌人,狠狠地踹了蔡承官一脚,将他逮捕。当天,日伪军警将逮捕的11名党员,押送到琿春日本领事分馆的监狱。经过三天的严刑逼供,身受重伤的柳明龙在狱中壮烈牺牲,其余10名党员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无计可施的敌人,在黑夜把他们押到琿春河边杀,把尸体扔进冰窟窿中。河水解冻后,人们找到了烈士们的遗体,并妥善安葬。(摘自《红色记忆——琿春革命老区故事汇》)

挂旗

满族的“挂旗”源于汉族的“挂签”,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满族的先祖早在造纸术诞生之前,就有了用皮革、树皮、植物叶子剪刻而成的形象艺术雏形。比如,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用树叶、树皮剪成意象中的人形,在北斗七星下半烧半埋,用以诅咒邪恶。满族旧俗贱红贵白,春联用白、丧事用红,用以满族最初的挂签用白纸制成,用于祭祀,专门贴在祖宗龛上方或两侧。如满族人家的亡故之人足岁,就贴白色挂签,用以驱鬼邪,迎吉祥。晚清以后,满族人沿袭汉俗,喜红丧白,挂签也改称为挂旗,据说这是挂怀、纪念八旗。每年春节,八旗人按照各自旗属分别剪出所属旗颜色的窗花贴在窗上,所属旗颜色的挂旗挂于祖宗板或房门上,辞旧迎新,求吉利、求富贵。(摘自《琿春满族》)

边地风情

满族的“挂旗”源于汉族的“挂签”,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满族的先祖早在造纸术诞生之前,就有了用皮革、树皮、植物叶子剪刻而成的形象艺术雏形。比如,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用树叶、树皮剪成意象中的人形,在北斗七星下半烧半埋,用以诅咒邪恶。满族旧俗贱红贵白,春联用白、丧事用红,用以满族最初的挂签用白纸制成,用于祭祀,专门贴在祖宗龛上方或两侧。如满族人家的亡故之人足岁,就贴白色挂签,用以驱鬼邪,迎吉祥。晚清以后,满族人沿袭汉俗,喜红丧白,挂签也改称为挂旗,据说这是挂怀、纪念八旗。每年春节,八旗人按照各自旗属分别剪出所属旗颜色的窗花贴在窗上,所属旗颜色的挂旗挂于祖宗板或房门上,辞旧迎新,求吉利、求富贵。(摘自《琿春满族》)

本期人物

乌拉部领兵统帅博克多坐在中军大帐,听报建州部护送裴优城民的兵马已到,去攻击的兵被杀退,他立即走出大营朝对面山上望去,只见西山上建州部人马来过密集无处躲闪,有不少兵丁被石头砸倒,山上继续扔石头,敌兵多数人被砸伤,但还继续前进。敌兵离建州兵不到百步了,连面目都看清了,一个个呐喊着奋力往山上冲。杨古利首先开弓射箭,箭无虚发,弓箭手们一齐开弓放箭,跑在前面的敌兵纷纷中箭倒地,敌兵仍不退,踏着自已人的尸体继续蜂拥着往上冲。杨古利手中的20支箭全射完了,敌兵眼看冲到近前,他只有一个想法,挡住敌兵,不让他们冲上山去。杨古利大刀一挥,他也似地冲入敌群之中,敌兵见他勇猛,就几个人围上来与他厮杀。杨古利虽然武艺高强,怎奈几个人围着他们厮杀,杀死一批,又拥上一伙,眼看敌兵包围上来了,又脱身不得,就只能拼死血战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队建州部骑兵在一大将带领下由北边冲过来,拦腰将敌人冲断,来将乃建州部大将费英东。乌拉部大将胡里布一见建州部援军到了,自己人马伤亡太重,忙下令撤兵,杨古利、扈尔汉的兵士见援兵赶到,更增加了勇气。乌拉兵一见建州部援军到来,军心大乱,撒腿便往山下跑。见乌拉兵撤回山下,费英东下